



天津交通銀行同
人俱樂部圖書室

宋大家蘇文公文抄卷之六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論

學妃論

辨

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嫄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
 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為商始祖姜源出野見巨
 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為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
 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有天下七
 蘇文 開口道致 八卷六

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其社稷而其祖宗何
 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吾以為天
 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
 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
 乎巨人之迹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踐之
 何姜源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簡
 狄姜源為淫泆無法度之甚者帝嚳之妃稷契之母
 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胤鳥降而
 生商厥初生民時惟姜源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

無子履帝武敏歆故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
惟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
也此說甚有理不知朱傳何以不說以馭鳥降為祀郊禘之候履帝武為從高辛之行

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
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故天
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遷之以不祥誣
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粢至周而發之化
為龜以生褒姒以滅周使簡狄而吞卵姜嫄而踐跡
則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契也

蘇文

卷六

二

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也無辜無喜或者姜
嫄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帝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
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遷之以不祥誣聖人
也棄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吾豈惡之哉楚子
文之生也虎乳之吾固不惡夫異也

管仲論

通篇只罪管仲不能臨沒薦賢起起伏伏光

景不窮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

不判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

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

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

有所由兆轉楫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

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

蘇文 卷六 二二

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

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

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

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入正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

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

可近而已嗚呼仲段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

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

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

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

以上二篇本
宋事情之總

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威

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

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

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

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間，舉天下之賢

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

子者不言可也。証切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

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

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爲諸侯之

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

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

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

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

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

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

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鯁，以不能進

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

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

蘇文

卷六

四

証甚有力

三段入本旨

具臨發時甚賢切証

尾

以一人凶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
復有賢者而後有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子往往

民之耳目純于一而子孫有所守身以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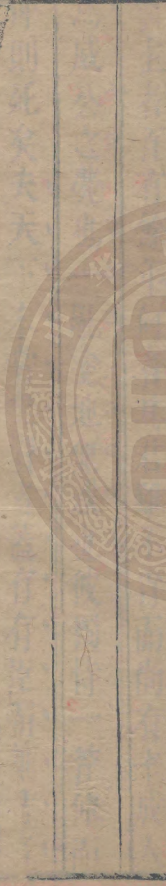
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怠

其功以至于足蓋其子孫得與祖宗之法而為依據

可以永久夏之高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

蘇又 一八卷六

五



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

知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

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以不能進

對其贊者而對首以取楚管仲昔向以取死舉曹

以一人凶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

復有賢者而後有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子往往

宋以忠厚立國似失之弱而蘇氏父子往往

注議於此以矯當世看他回護轉換救首救

尾之妙

二句大意
走

治天下者定所尚所尚一定至於千萬年而不變使
民之耳目純于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治故三代
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
其功以以至于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爲依據
可以永久夏之尚忠商之尚質周之尚文視天下之

蘇文

卷六

六

所宜尚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慕
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尚周之
世蓋有周公爲之制禮而天下遂尚文後世有賈誼
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度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
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計不可不預定于此
時然萬世帝王之計常先定所尚使其子孫可以安
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
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今也考之于朝
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尚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

下之勢有疆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疆矣。疆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之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疆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為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疆者利用惠。乘疆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懼。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疆弱之勢也。然而不知疆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

蘇文

八卷六

七

後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末也。故有疆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譬之人身將欲飲藥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以陰。藥石之陰而投之以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為陰與已之為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疆弱

以爲之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
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爲弱。秦有
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
無不在我，其勢爲彊。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無小人，
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
禽奔獸逸，各固其國，以相侵攘，而其上之人卒不悟，
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彊國，是謂以弱
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
已駸駸焉，日趨於彊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
蘇文

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彊政濟彊勢。故秦
之天下卒斃於彊，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
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吾宋制治有縣令，
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
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下一呼于
殿陛間，三尺行文白好暨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
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彊之勢也。勢
彊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彊之勢，如秦而
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

不勝也。夫其所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

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不振也。由賞

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

謂弱之實？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

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之禁不能行也。冗

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

覆軍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彊盛，凌

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恥，不為怒也。若此類者，

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

蘇文 卷六

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然愚以

為弱在於政不在於勢，是謂以弱政敗彊勢。今夫一

輿薪之火，眾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投之河

則何熱之能為？是以負彊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

而天下不知其彊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

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彊

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

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

齊古之彊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卽位，委

蘇家本巴聲
蘇文
蘇文
蘇文

政不治諸侯竝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爲疆國也。一旦

發怒裂萬家封卽墨大夫台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天

疾風驟雨

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趙魏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

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

其弱也况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

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以完具且有天下者

患不爲焉有爲而不可者今誠能一留意於用威一

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

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衆人之是非用不測之

蘇文

卷六

十

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遠

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避朝廷

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

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

彊政政彊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彊愚故

曰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然則以當

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爲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

者其尚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勢事誠無便於尚威

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

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刑之地。苟又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爲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情不事法度。書曰。有衆率怠弗協。而又諸蘇文

侯昆吾氏首爲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爲本。而號亦爲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爲不可用刑。用刑何爲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王遵岩曰老泉此論於宋終是對病之藥惜
乎當時之不能用也

歐文

八卷六

一二



平昔謂之不損田也

王敦母曰李泉此論於宋終是對病之藥惜乎當時之不能用也

為息其搖料匈奴脅制中國之狀極盡事理非當時
委關類熟觀而經筭者安能道此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
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蓋釋其末以息
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釋
其末可也而愚不識方今夷狄之憂為末也古者夷
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
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

蘇文

卷六

十三

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
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為日久矣歲邀金繒以
數十萬計昔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語以撼中
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於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
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
中國如外府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
多則賦歛不得不重賦歛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
為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為外憂而其
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不

爲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之疆不過冒頓當暴秦刻剝劉項戰奪之後中國溘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遂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疆固皆百倍於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塘苟一時之利以于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疆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爲可得而取矣及吾宋

蘇文

卷六

十四

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狃則敗敗則懲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愚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的見必曰我百戰而勝人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凌之以勢邀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爲也天生鼎彼謂之犬戎投骨於地信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

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人欲故不忍以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爲虺弗摧爲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

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爲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奸以矢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鷲鳥將擊料敵必匿其形昔者冒頓欲以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疆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閭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西

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爲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爲害而勿賂之

蘇文

八卷六

十六

爲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爲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者高祖以下援証甚繁急於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制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懼其且爲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疆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爲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於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於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猶

符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
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於孝景之世有謀臣
曰鼂錯始議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
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
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
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
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
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
有遠禍與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

蘇文

八卷六

一七

奇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爲一身謀則愚
而爲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
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疆不減於七國而天下之人
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爲無事
而愚以爲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
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
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
將入於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
道而以濡足爲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

於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爲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爲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爲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爲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爲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爲謀也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

蘇文

八卷六

十八

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爲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嘗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遠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爲利也羣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聲旣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於形除道翦棘多爲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形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

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於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天叫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

蘇文

八卷六

十九

界爲盜耶有以相待無爲虛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形翦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臣當時矣新立意其必易與隣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寇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爲安雖堯舜不能鳴呼是七國之勢也

宋蘇氏父子之論虜情大畧本此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權書

權書序

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使仁義之兵無術

之戰四伐

兵書也

蘇文

卷六

蘇文公文抄卷之六

吾在此

來不除道

聲與形而不

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隣國之難霜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然象之後大抵皆抱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爲燕刃父子之儲憲計大畧本此勢也

宋大家蘇文公文抄卷之七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權書

權書序

人有言曰。儒者不言兵。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使仁義之兵。無術而自勝也。則武王何用乎太公。而牧野之戰。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又何用也。權書兵書也。而所以用仁濟義之術也。吾疾夫世之人。不究本末。而妄以我為孫武之徒也。夫孫氏之言兵。為常言也。而我以此書為不得已而言之之書也。故仁義不得已。而後吾權書用焉。然則權者為仁義之窮而作也。

蘇文

八卷七

一

按老泉此書皆孫吳之餘智也。余不欲刪其入言言文故益存之。然學者於此參之以孫武十三篇則於兵事思過半矣。

蘇書

宋大家蘇文公文抄卷之七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此文中多名言但一段段目爲文節蓋按古兵法與傳記而雜出之者非通篇起伏開闔

爲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

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

蘇文

卷七

二

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候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欲爲所以養其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皆委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

可以動於險。鄧艾縋兵于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徇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埋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

蘇文

八卷七

三

不與吾較。吾之所短。吾蔽而置之。彼將疆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際擊。徒手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胄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而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與前篇並孫武之餘智老泉之兵畧亦可槩
見矣

將戰必審知其將之賢愚與賢將戰則持之與愚將
戰則乘之持之則容有所伺而爲之謀乘之則一舉
而奪其氣雖然非愚將勿乘乘之不動其禍在我分
兵而迭進所以持之也并力而一戰所以乘之也古
之善軍者以刑使人以賞使人以怒使人而其中必
有以義附者焉不以戰不以掠而以備急難故越有

蘇文

卷七

四

君子六千人韓之戰秦之鬪士倍於晉而出穆公於
淖者赦食馬者也兵或寡而易危或衆而易拔莫難
於用衆莫危於用寡治衆者法欲繁繁則士難以動
治寡者法欲簡簡則士易以察不然則士不任戰矣
惟衆而繁雖勞不害爲強以衆入險阻必分軍而踈
行夫險阻必有伏伏必有約軍分則伏不知所擊而
其約攜矣險阻懼蹙踈行以紓士氣兵莫危於攻莫
難於守容主之勢然也故城有二不可守兵少不足
以實城城小不足以容兵夫惟賢將能以寡爲衆以

小爲大當敵之衝。人莫不守。我以疑兵。彼愕不進。雖告之曰。此無人。彼不信也。度彼所襲。潛兵以備。彼不我測。謂我有餘。夫何患兵少。偃旗仆鼓。寂若無氣。嚴戰。兵士敢譁者斬。時令老弱登堙示怯。乘懈突擊。其衆可走。夫何患城小。背城而戰。陣欲方。欲踞。欲密。欲緩。夫方而踞。密而緩。則士心固。固則不懾。背城而戰。欲其不懾。面城而戰。陣欲直。欲銳。欲踈。欲速。夫直而銳。踈而速。則士心危。危則致死。面城而戰。欲其致死。夫能靜而自觀者。可以用人矣。吾何爲則怒。吾何爲則喜。吾何爲則勇。吾何爲則怯。夫人豈異於我。天下之人孰不能自觀其一身。是以知於理者。塗之人皆可以將。平居與人言一語。不循故。猶且聘而忌。敵以形。形我恬而不怪。亦已固矣。是故智者視敵。有無故之形。必謹察之。勿動疑形。二可疑於心。則疑而爲之。謀心固得其實也。可疑於目。勿疑彼敵。疑我也。是故心疑以謀應。目疑以靜應。彼誠欲有所爲。耶。不使吾得之。目矣。

通篇將古人行事立言而經緯成文。其知有所甚愛，知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將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皆饒，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不能皆利固也。處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孫臏有言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此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與其上也，吾既知之矣。吾既棄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吾上下之

蘇文

卷七

六

不足以與吾中，吾不既再勝矣乎？得之多於棄也。吾斯從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獨完耶？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三權也者，以一致三者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彊敵也。漢高帝之憂在項籍耳。雖然，親以其兵而與之角者，蓋無幾也。隨何取九江，韓信取魏，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夫不汲汲於其憂之所在，而彷徨乎其不足圖之地，彼蓋所以孤項氏也。秦之憂在六國，蜀

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疆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諸

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亡宜也。取天下取

一國。取一陣。皆如是也。范蠡曰。凡陣之道。益左以爲

壯。設右以爲牝。春秋時楚伐隋。季梁曰。楚人上左。君

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

携。蓋一陣之間。必有壯牝。左右要當以吾疆攻其弱

耳。唐太宗曰。吾自興兵。習觀行陣形勢。每戰視敵疆

其左。吾亦疆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吾右。使弱常遇疆

疆常遇弱。敵犯吾弱。追奔不過數十百步。吾擊敵弱

蘇文 卷七

常突出自背。及攻之。以是必勝。後之庸將。既不能處

其疆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

銳。以故不能勝。不知老弱之兵。兵家固亦不可無。無

之是無以耗敵之疆兵。而全吾之銳鋒。敗可俟矣。故

智者輕棄吾弱。而使敵輕用其疆。忘其小喪而志於

大得。夫固要其終而已矣。

大畧祖孫武子三駟中議論三駟者射千金

之法非大將謀國之全也

攻守

按古傳記論奇道伏道處古今名言也

古之善攻者不盡兵以攻堅城善守者不盡兵以守敵衝夫盡兵以攻堅城則鈍兵費糧而緩於成功盡兵以守敵衝則兵不分而彼間行襲我無備故攻敵所不守守敵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車載擊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夫兵攻其南銳兵出其北大兵攻其東銳兵出其西者

蘇文

卷七

八

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盤絕徑潛師其間不鳴金不擿鼓突出乎平川以衝敵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於正道勝敗未可知也出於奇道十出而五勝矣出於伏道十出而十勝矣何則正道之城堅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堅也奇道之兵不必精也伏道則無城也無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與伏道焉者其將亦木偶人是也今夫盜之於人抉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扁鍵而入者有焉乘壤墮坎

牆趾而入者有焉。抉門斬關而主人不之察。幾希矣。他戶之不扇鍵而主人不之察。大半矣。乘壞垣坎牆趾而主人不之察。皆是矣。爲主人者宜無曰門之固而。他戶牆隙之不郵焉。夫正道之兵。抉門之盜也。奇道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所謂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吳之長江。蜀之劔閣是也。昔者六國嘗攻函谷矣。而秦將敗之。曹操嘗攻長江矣。而周瑜走之。鍾會嘗攻劔閣矣。而姜維拒之。何則。其爲之守備者素也。劉濞反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

蘇文

卷七

九

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與濞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泝都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疾以精騎赴廣都。距成都數十里。李愬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顏。而不備。愬自文成破張柴。疾馳二百里。夜半到蔡。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南越。唐蒙請發夜郎兵。浮船牂牁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鄧艾攻蜀。自陰平。由景谷。攀木緣磴。魚貫而進。至油江。而降馬邈。至緜竹。而斬諸葛瞻。遂降劉禪。田令孜守潼關。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備。林

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
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
以取勝况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係焉者其
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將耶上智爲問者必成
一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按書伊尹適夏驅

蘇文

卷七

十



二百里夜半到秦黎明擒元濟此用奇道也漢武攻
河以水映北三營而始封之祿源注道番馬城下以
以双觀兵守一國攻一國而社稷之安危係焉者其
之善用兵者一陣之間尚猶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
言尚讓入之夾攻關而關兵潰此用伏道也吾觀古

論三敗處刺骨

孫武既言五間則又有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商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也按書伊尹適夏醜夏歸亳史太公嘗事紂去之歸周所謂在夏在商誠矣然以爲間何也湯文王固使人間夏商耶伊呂固與人爲間耶紂紂固待間而後可伐耶是雖甚庸亦知不然矣然則吾意天下存亡寄於一人伊尹之在

蘇文

八卷七

十一

夏也湯必曰桀雖暴一旦用伊尹則民心復安吾何病焉及其歸亳也湯必曰桀得伊尹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安視民病遂與天下共亡之呂牙之在商也文王必曰紂雖虐一旦用呂牙則天祿必復吾何憂焉及其歸周也文王必曰紂得呂牙不能用必亡矣吾不可以久過天命遂命武王與天下共亡之然則夏商之存亡待伊呂用否而決今夫問將之賢者必曰能逆知敵國之勝敗問其所以知之之道必曰不愛千金故能使人爲之出萬死以間敵國或曰能

因敵國之使而探其陰計。嗚呼！其亦勞矣。伊呂一歸而夏商之國爲決亡。使湯武無用間之名。與用間之勞而得用間之實。此非上智其誰能之？夫兵雖詭道而本於正者終亦必勝。今五間之用其歸於詐成則爲利敗則爲禍。且與人爲詐人亦將且詐我。故能以間勝者亦或以間敗。吾間不忠反爲敵用一敗也不得敵之實而得敵之所爲示者以爲信二敗也受吾財而不能得敵之陰計懼而以僞告我三敗也夫用心於正一振而羣綱舉用心於詐百補而千冗敗智於此不足恃也。故五間者非明君賢將之所上。明君賢將之所上者上智之間也。是以淮陰曲逆義不事楚而高祖擒籍之計定。左車周叔不用於趙魏而淮陰進兵之謀決。嗚呼！是亦間也。

蘇文

八卷七

二二

釋有曲逆

孫武

通篇按武成敗之事而責之而文多煙波生

色處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
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
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
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為師然以吾評
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
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其為人必謂有應

蘇文

八卷七

十三

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
甚吳王闔廬之入郢也武為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
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
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
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
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
甚其失一也作戰曰父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

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

始還可謂父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

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鞭平王尸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讐吳也勾踐不類舊塚而吳服田單譎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誣唐蔡之怒及乘子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鮮矣夫以武自爲書尙不能自用以取敗北况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以客形主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畧無所統紀不若武之書詞約而意

蘇文

八卷七

十四

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爲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以下數轉捩覆煙波可安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敘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惑之也故差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辯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而已矣

子貢

子貢之亂齊滅吳存魯出於戰國傾危之習
決非子貢事而老泉此論却足以補子貢之
所不及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
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
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
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
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

蘇文

卷七

十五

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
爲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
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
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疆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
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
吾以爲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
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故使移兵伐魯爲賜計者莫
若抵高國鮑晏爭之彼必愕而問焉則對曰田常遣
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故則對

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肘腋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懼肘腋之捍也今子出代魯肘腋去矣田氏孰懼哉吾見身將磔裂而肘腋隨之所以弔也李孟子文法彼必懼而吞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爲子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爲齊人計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魯侯懼齊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乘以俟齊釁誅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吾觀仲尼以

蘇文

八卷七

十六

爲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計之今誠以魯之衆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轅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引証哀王舉兵誅呂氏呂氏以灌嬰爲將拒之至滎陽嬰使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爲齊有高國鮑晏以爲灌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

蘇氏父子之學出於戰國縱橫者多故此策

大畧亦竊陳軫蘇秦之餘而爲計甚工

一篇議論由戰國策縱人之說來却能與戰國策相伯仲 當與子由六國論看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

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

賂者喪蓋失疆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

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

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

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

蘇文 八卷二 七

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

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

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

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

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顛覆理固宜然古

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

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

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畧

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

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于秦。

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牧以諛

誅。邯鄲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韋滅

始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而使

楚韓道

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

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

結

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

流發痛快

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

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

蘇文

卷七

十八

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

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

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在六國下

矣。

忽人時事感慨

高帝

雖非當漢成敗確論而行文却自縱橫可愛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

天下之勢舉指擢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

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

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

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

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

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

蘇文

卷七

一九

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

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

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

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

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

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

天下為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

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

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

高帝之以太尉屬勃猶武

帝之以昭帝屬薄陸侯光耳大其主少固危必老臣之重厚者可

蘇家文字往後將無作有

如此

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喉項莊時。微噲請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卽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董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

蘇文

卷二

二十

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后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尚在。則呂

又生波瀾

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

先疑作掉尾

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黜布。盧縮皆南面稱孤。而縮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惟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

者也。

項愚謂高帝死而呂后獨任陳平未必不由不
斬噲一着且噲不死其助祿產之叛亦未必
觀其譙羽鴻門與排闥而諫噲亦似有氣岸
而能守正者豈可以屠狗之雄而遽逆其詐
哉蘇氏父子兄弟往往以事後成敗揆捨人
得失類如此

蘇天

卷七

三

蘇天賦收錄

逆誅誰贖其期降詔門與排闥而端噲亦始於此豈
爲帝王禮會一着且噲不死其助祿產之叛亦未必
者也愚謂高帝死而呂后獨任陳平未必不由不

蘇氏父子往往按事後成敗立說而非其至

然其文特雄近戰國策

王案此起作
文勢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

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

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英雄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

有所棄虛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

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

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為而

蘇文 八卷七 入題一跌 三十一

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

死于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振起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

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

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

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

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

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

而警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

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

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

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

耶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

盡于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

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

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

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

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

黑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

蘇文 八卷七 三三

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取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

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

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

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

趙而被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

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

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

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

也被以為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

不可出其由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
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天土千里洪河大山
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
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
就客身結業自是洒落
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
金積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
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蘇文

八卷七

三四

富也夫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金積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
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
對曰劍門入夫富入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
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
以備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天土千里洪河大山
宋大家蘇文公文抄卷之七

宋大家蘇文公文抄卷之八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衡論

衡論序

事有可以盡告人者有可告人以其端而不可盡者
盡以告人其難在告告人以其端其難在用今夫衡
之有刻也於此為銖於此為石求之而不得曰是非
善衡焉可也曰權罪者非也始吾作權書以為其用
可至於無窮而亦可至於無用於是又作衡論十篇
蘇文 一 卷八

嗚呼從吾說而不見其成乃可以罪我焉耳

善衡焉可也曰權罪者非也始吾作權書以為其用

可至於無窮而亦可至於無用於是又作衡論十篇

蘇文 一 卷八

嗚呼從吾說而不見其成乃可以罪我焉耳

衡論

衡論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遠慮

文如怒馬奔逸絕塵而不可羈制大略老蘇
之文有此一段奇邁奮迅之氣故讀之往往
令人心掉

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

一篇性

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

不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

而知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而無權則無

翻上論

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

蘇文

八卷八

二

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不得

聞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

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

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

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

機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

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

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

世之功下而至于桓文有管仲狐偃爲之謀主闔廬

以下卷八天

有伍負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
 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
 任酈生陸賈樞公至于奇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唯
 留侯酈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材而委之深任之
 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為惡
 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
 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
 之臣不可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充之徒
 為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
 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者無機也有機而
 泄也夫無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
 設陷穽設陷穽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
 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
 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
 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變常伏
 於燕安田文所謂主少國危大臣未附如此等事何
 世無之當是之時而無腹心之臣可為寒心哉昔者

蘇文

八卷八

二

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遺孝惠孝文武
論入骨而漏快
千古隻眼

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故雖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而不置疑于其間耶。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於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

蘇文

八卷八

四

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遠。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爲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爲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舍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敢。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汎汎於下。而天子惛惛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握手入卧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

疎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
天下之變太祖用趙中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
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
測之變然則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八卷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

蘇文

八卷八

五

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鼓易視相府如傳舍百
賦文變然傾必對文可以出入跡入而對何也憂吾
亦藉其入然與之辭雖對然以長亟而決不幾官不
天不之變大臨用鼓中令也替其戲良強清憲萊公
蘇草其習學其癖重其辭而對何與藉天行之辭息

何故耳。老蘇論御才將以智而引漢高待韓彭一着
似痛切矣。獨不思宋祖御諸將更有虞分智
不下以之一字決非至理。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
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
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
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
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

蘇文

八卷八

六

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
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繼。觸者可拘。以楅衡。
故先王不忍棄其材。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
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
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奸劇惡。如虎豹之
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
以適于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
何如耳。漢之衛霍。趙克國。唐之李靖。李勣。賢將也。漢
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

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志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

以辨已所見

先爲兩端轉

爲國家者，不如勿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

蘇文

八卷八

七

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閔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

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而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為淮南王俱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為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于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弊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不為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

蘇文

八卷八

八

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矣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為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下里之江流
兩江之海更
作一番波瀾

任相以禮。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恃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邪。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恃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爲將者。大槩多才。而或頑鈍無耻。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體貌。而其有不

蘇文

八卷八

九

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爲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爲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爲之離席起立。在道爲之下輿。有病親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

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爲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爲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恤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爲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爲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童子皆知其爲聖

蘇文

卷八

十

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爲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爲此，亦不過然。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夫旣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過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

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旣曰

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爲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故其臣有所不爲。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多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責之如法也。且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爲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爲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蘇文

八卷八

十一

並切今世情事錄之以備舉子家經濟之一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仁矣乎。非仁也。勢也。天下之勢
猶一身。一身之中。手足病於外。則腹心爲之深思靜
慮於內。而求其所以療之之術。腹心病於內。則手足
爲之奔掉於外。而求其所以療之之物。腹心手足之
相救。非待仁而後然。吾故曰。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
非仁也。勢也。勢如此。其急而古之君獨武王然者。何
也。人皆知一身之勢。而武王知天下之勢也。夫不知

蘇文

八卷八

十二

一身之勢者。一身危而不知天下之勢者。天下不危
乎哉。秦之保關中。自以爲子孫萬世帝王之業。而陳
勝吳廣乃楚人也。由此觀之。天下之勢遠近如一。然
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近之官
吏賢耶。民譽之歌之。不賢耶。譏之謗之。譽歌譏謗者
衆。則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
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問。則裹糧走京師。
緩不過旬月。撾鼓叫號。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
冤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民之冤易訴。亂何從始。

耶。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爲之郡守。橈杙饕餮爲之縣令。郡縣之民。羣嘲而聚罵者。雖千百爲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人於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之。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彼見郡守縣令指悉據案執筆。吏卒旁列。箠械滿前。駭然而喪膽矣。則其謂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復如何。而又行數千里。費且百萬。富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吾故曰。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國家分十七路。河朔陝右。廣南川峽。

蘇文

八卷八

十三

實爲要區。河朔陝右。二虜之防。而中國之所恃以安。廣南川峽。貨財之源。而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其勢之輕重。何如哉。曩者北胡驕恣。西寇勃叛。河朔陝右。尤所加恤。一郡守一縣令。未嘗不擇。至於廣南川峽。則刻以爲遠官。審官差除。取具臨時。竄謫量移。往往而至。凡朝廷稍所優異者。不復官之。廣南川峽以中今而其人亦日情弊取廣南川峽之官爲失職。庸人無所歸。故常聚於此。嗚呼。知河朔陝右之可重。而不知河朔陝右之所恃以全之地。不可輕。是欲富其倉而蕪其田。舍不

可得而富也。矧其地控制南夷，氏蠻最爲要害，土之所產，又極富夥。明珠大貝，純錦布帛，皆極精好。陸負水載出境，而其利百倍。然而關譏門征，餽雇之費，非百姓私力所能辦。故貪官專其利，而齊民受其病。不招權，不鬻獄者，世俗遂指以爲廉吏矣。而招權鬻獄者，又豈盡無嗚呼！吏不能皆廉，而廉者又止如此。是斯民不得一日安也。方今賦取日重，科歛日煩，罷弊之民，不任官吏，復有所規求於其間矣。淳化中，李順竊發於蜀州郡數十，望風奔潰。近者智高亂廣南，乘

勝取九城如反掌。國家設城池，養士卒，蓄器械，儲米粟，以爲戰守備，而凶監一起，苦涉無人之境者，吏不自也。今夫以一身任一方之責者，莫若漕刑。廣南川峽，旣爲天下要區，而其中之郡縣，又有爲廣南川峽之要區者。其牧宰之賢否，實一方所以安危。幸而賢則已，其戕民黷貨的然有罪，可誅者，漕刑固亦得以舉劾。若夫庸陋異懦，不才而無過者，漕刑雖賢明，其勢不得易置。此猶弊車蹙馬而求僕夫之善御也。郡

縣有敗事，不以責漕刑，則不可責之。則彼必曰敗事

者某所治某所者某人也吾將何所歸罪故莫若使
濳刑自舉其人而任之他日有敗事則謂之曰爾謂
此人堪此職也今不堪此職是爾欺我也責有所在
罪無所逃然而擇之不得其人者蓋寡矣其餘郡縣
雖非一方之所以安危者亦當詔審官俾勿輕授賊
吏冗流勿措其間則民雖在千里外無異於處畿甸
中矣

蘇文

八卷八

十五

養才

養奇傑之才而特掣出古者議能一節以感
悟當世直是剝骨

夫人之所爲有可勉彊者有不可勉彊者煦煦然而
爲仁孑孑然而爲義不食片言以爲信不見小利以
爲廉雖古之所謂仁與義信與廉者不止若是而天
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義人是非信人是非
廉人此則無諸已而可勉彊以到者也
官肅在邊鄙而四夷懼坐之於繁劇紛擾之中而不

蘇文

八卷八

十六

亂投之於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爲吏而吏爲將而
將若是者豈非天之所與性之所有不可勉彊而能
也道與德可勉以進也才不可彊樞以進也今有二
人馬一人善揖讓一人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揖讓
賢於騎射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捨
其弓以揖讓於其間則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彊而道
易勉也吾觀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彊之道與德而加
之不可勉彊之才之上而曰我貴賢賤能是以道與
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遺焉然而爲此者亦有由矣

有才者而不能爲衆人所勉彊者耳。何則奇傑之士常好自負疎僂傲誕不事繩檢。往往冒法律觸刑禁。叫號驩呼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禍。嗜利酗酒。使氣傲物。志氣一發則倜然遠去。不可羈束。以禮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而不爲。此以畱意於向。所謂道與德可勉彊者。則何病不至。奈何以樸樾小道。加諸其上哉。夫其不肯規規以事禮法。而必自縱以爲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天下之務。而易其平居自縱之心。而聲色耳目之欲。又已極於外。故不待放恣而後爲樂。今則不然。奇傑無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斗升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越法踰禮而自快耶。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縱耶。今我純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後已。而隨之以刑。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無事之時。旣不能養。及其不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難治之事。而後優詔以召之。豐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感矣。夫

蘇文

八卷八

十七

彼困非純忠者也。又安肯默然於窮困無用之地。而

已耶。周公之時，天下號爲至治，四夷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有奇傑無所復用，而其禮法風俗尤復細密，舉朝廷與四海之人無不遵蹈，而其八議之中猶有曰：「議能者況。」當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盡臣服，卿大夫士未皆稱職，禮法風俗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奇傑之士復有困於簿書米鹽間者，則反可不議其能而怨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貫其過，無使爲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或曰：奇傑之士有過得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謂奇傑而欲免其過者？是終亦潰法亂教耳。曰：是則然矣，然而奇傑之所爲必挺然出於衆人之上，苟指其已成之功以曉天下，俾得以贖其過，而其未有功者則委之以難治之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謂奇傑，而真奇傑者出矣。

蘇文

卷八

十八

宋大家蘇文公文抄卷之九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衡論

廣士

韓子不幸而出於胥商之族一段議論與此

畧同

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之人非以盜賊夷狄之事可為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

蘇文

八卷九

奴隸之所恥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以為

非而繩趨尺步華言華服者往往反擯棄不用何則

天下之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衆也朝廷之

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尺

步華言華服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

古者天下之國大而多士大夫者不過曰齊與秦也

而管夷吾相齊賢也而舉二盜焉穆公霸秦賢也而

舉由余焉是其能果於是非而不牽於衆人之議也

未聞有以用盜賊夷狄而鄙之者也今有人非盜賊

詞、冒、度、

本、上、意、辨、衍、議、論

非夷狄而猶有不獲用吾仕而不仕不知其何也夫古之用人

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之子弟而賢

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則用

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

紙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祿卿大夫之子

弟飽食於家一出而驅高車駕大馬以爲民上武夫

健卒有灑掃之力奔走之舊久乃領藩郡執兵柄巫

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爲吏若此者皆非賢

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塗多於古也而胥

蘇文

八卷九

二

史賤吏獨棄而不錄使老死於敲榜趨走而賢與功

者不獲一施吾甚惑也不知胥史之賢優而養之則

儒生武士或所不若昔者漢有天下入註平津侯樂安侯

輩皆號爲儒宗而卒不能爲漢立不世大功而其卓

絕俊偉震耀四海者乃其賢人之出於吏胥中者耳

夫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

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俊明

博出之可以爲將而內之可以爲相者也而皆出於

吏胥中者有以也夫吏胥之人少而習法律長而習發揮未旨

獄訟老姦大豪畏憚懾伏吏之情狀變化出入無不諳究因而官之則豪民猾吏之弊表裏毫末畢見於外無所逃遁而又上之人擇之以才遇之以禮而其志復自知得自奮於公卿故終不肯自棄於惡以買罪戾而敗其終身之利故當此時士君子皆優爲之而其間自縱於大惡者大約亦不過幾人而其尤賢者乃至成功如是今之吏胥則不然始而入之不擇也終而遇之以犬彘也長吏一怒不問罪否袒而笞之喜而接之乃反與交手爲市其人常曰長史待我以犬彘我何望而不爲犬彘哉是以平民不能自棄爲犬彘之行不肯爲吏矣況士君子而肯俛首爲之乎然欲使之謹飭可用如兩漢亦不過擇之以才待之以禮恕其小過而棄絕其大惡之不可貫忍者然後察其賢有功而爵之祿之貴之勿棄之於冗流之門則彼有冀於功名自尊其身不敢旬奪而奇才絕智出矣夫人固有才智奇絕而不能爲章句名數聲律之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爲者苟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奇才絕智有時而窮也使吏胥之人得出爲長

吏。是使一介之才無所逃也。進士制策。網之於上。此
又網之於下。而曰天下有遺才者。吾不信也。

蘇文

八卷九

四

申法

古今分欵荆川謂體如鹽鐵中古今之異一段良是

情曲而事龐
推而文則也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耶而罪亦然則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辜而哀其無辜故法舉其畧而吏制其詳殺人者處傷人者刑則

蘇文

八卷九

五

以著于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則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媮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誣執民媮則吏雖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爲辭故今之法纖悉委備不執于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槩而增損劑量則以屬

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己意今之法若醫屨既

為其大者又為其次者又為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

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

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無弊何則

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

間有習于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

恠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為之度以一天下之長

以下五條非治法之大者

短為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為之權衡以信天下之

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

蘇文

卷九

六

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縊石以為之富商豪

賈內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為斗孰為斛

持東家之尺而按之西隣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

知之而未嘗恠者一也先王惡奇貨之蕩民且哀夫

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採珠貝惡夫物之偽

而假真且重費也故禁民糜金以為塗飾今也採珠

貝之民溢於海濱糜金之工肩摩於列肆此又舉天

下皆知之而未嘗恠者二也先王患賤之凌貴而下

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為等差長短大小

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絛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恠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利。負縣官之勢。以侵劫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之。旬輒以上。百以百聞。千以千聞。以待官吏之私賞。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糴。今也吏之私債。而從縣官公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歛怨於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恠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

蘇文

八卷九

七

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罰。又從而。不征。資之以縣官公糴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譏。津梁不呵。然則爲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足。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恠者五也。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爲當然。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議者皆以爲今之

弊不調吏胥執法以爲姦而吾以爲吏胥之姦由此
五者始今有盜迫晝持挺入室而主人不之禁則踰
垣穿穴之徒必相告而肆行於其家其必先治此
五者而後詰使胥之姦可也法律行仁義三代之盛
王其教化之本出於學校蔓延於天下而形見於禮
樂下之民被其風化循循翼翼務爲仁義以求避法
律之所禁故其法律雖不用而其所禁亦不爲不行
於其間而至於漢唐其教化不足以致此

八卷九

不免征胥吏之商又加以爵令也吏之請以
爵又從而征資之以縣官公糶之法負之以縣官
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嚴津梁不阿然則爲
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足此又舉天下皆
面者而發詰吏胥之姦何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
臥穴穴之姦必在昧昏而舉泮其姦其姦我欲
五者故今商益白晝持挺入室而主人不之禁則
不圖吏胥蠹蟲以爲姦而吾以爲吏胥之姦由此

贖金減罪兩端深中宋時優柔之過之弊而重贖一議則古今來有識名言

古者以仁義行法律後世以法律行仁義三代之盛王其教化之本出於學校蔓延於天下而形見於禮樂下之民被其風化循循翼翼務為仁義以求避法律之所禁故其法律雖不用而其所禁亦不為不行於其間下而至於漢唐其教化不足以動民而一於法律故其民懼法律之及其身亦或相勉為仁義唐

蘇文

八卷九

九

之初大臣房杜輩為刑統毫釐輕重明辨別白附以仁義無所阿曲不知周公之刑何以易此但不能先使民務為仁義使法律之所禁不用而自行如三代時然要其終亦能使民勉為仁義而其所以不若三代者則有由矣政之失非法之罪也厚委是以宋有天下因而循之變其節目而存其大體比問小吏奉之以公則老姦大猾束手請死不可漏畧然而獄訟常病多盜賊常病衆者則亦有由矣法之公而吏之私也客論決起夫舉公法而寄之私吏猶且若此而况法律之開又

不能無失其何以爲治。今夫天子之子弟卿大夫與其子弟皆天子之所優異者有罪而使與卑隸並笞而借戮則大臣無恥而朝廷輕故有贖焉以全其肌膚而周其節操故贖金者朝廷之體也所以自尊也非與其有罪也夫刑者必痛之而後人畏焉罰者不能痛之必困之而後人懲焉今也大辟之誅輸一石之金而免貴人近戚之家一石之金不可勝數是雖使朝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暮殺一人而輸一石之金金不可盡身不可困況以其官而除其罪則一石

蘇文

卷九

之金又不皆輸焉是恣其殺人也且不答不戮彼已幸矣而贖之又輕是啓姦也夫罪固有疑今有或誣以殺人而不能自明者有誠殺人而官不能折以實者是皆不可以誠殺人之法坐由是有減罪之律當死而流使彼爲不能自明者耶去死而得流刑已酷矣使彼爲誠殺人者耶流而不死刑已寬矣是失實也故有啓姦之釁則上之人常幸而下之人雖死而常無告有失實之弊則無辜者多怨而僥倖者易以免今欲刑不加重赦不加多獨於法律之間變其一

端而能使不啓姦，不失實，其莫若重贖。然則重贖之說何如？曰：古者五刑之尤輕者止於墨，而墨之罰百鍰。逆而數之極於大辟，而大辟之罰千鍰。此穆王之罰也。周公之時，又有重於此，然千鍰之重亦已。當今三百七十斤有奇矣，方以下其泥謂今大辟之贖不能當其三分之一。古者以之赦疑罪，而不及公族。今也貴人近戚皆贖，而疑罪不與。記曰：公族有死罪，致刑于甸人。雖君命宥不聽。今欲貴人近戚之刑舉從于此，則非所以自尊之道。故莫若使得與疑罪皆重贖，且彼雖號為富強，苟數犯法而數重困於贖金之間，則不能不斂手畏法。彼罪疑者，雖或非其辜，而法亦不至殘潰其肌體。若其有罪則法，雖不刑而彼固亦已困於贖金矣。夫使有罪者不免於困，而無辜者不至陷於管戮，一舉而兩利，斯智者之爲也。

當今老泉欲以職分籍沒之田作養兵之費不知
當時通天下皆有是田否其數亦可得幾何
若今之時則此計又難行矣

三代之時舉天下之民皆兵也兵民之分自秦漢始
三代之時聞有諸侯抗天子之命矣未聞有卒伍叫
呼衡行者也秦漢以來諸侯之患不滅於三代而御
卒伍者乃如畜虎豹圈檻一缺咆哮四出其故何也
三代之兵耕而食蠶而衣故勞勞則善心生秦漢以

蘇文

卷九

十一

來所謂兵者皆坐而衣食於縣官故驕驕則無所不
為三代之兵皆齊民老幼相養疾病相救出相禮讓
人相慈孝有憂相弔有喜相慶其風俗優柔和而易
故其兵畏法而自重秦漢以來號齊民者比之三代
則既已薄矣況其所謂兵者乃其齊民之中尤為凶
悍桀黠者也故常慢法而自棄夫民耕而食蠶而衣
雖不幸而不給猶不我咎也今謂之曰爾無耕爾無
蠶為我兵吾衣食爾他日一不充其欲彼將曰嚮謂
我毋耕毋蠶今而不我給也然則怨從是起矣夫以

有善心之民畏法是重而不我咎欲其爲亂不可得也既驕矣又慢法而自棄以怨其上欲其不爲亂亦不可得也且夫天下之地不加于三代天下之民衣食乎其中者又不減於三代平居無事占軍籍畜妻子而仰給於斯民者則徧天下不知其數奈何民之不日剝月割以至於流亾而無告也其患始於廢井田開阡陌一壞而不可復收故雖有明君賢臣焦思極慮而求以救其弊卒不過開屯田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耳嗚呼屯田府兵其利旣不足以及天

蘇文

八卷九

十三

下而後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以至於廢陵夷及於五代燕帥劉守光又從而爲之黥面涅手之制天下遂以爲常法使之判然不得與齊民齒故其人益復自棄視齊民如越人矣太祖旣受命懲唐季五代之亂聚衆兵京師而邊境亦不曰無備損節度之權而藩鎮亦不曰無威周與漢唐邦鎮之兵疆秦之郡縣之兵弱兵疆故末大不掉兵弱故天子孤睽周與漢唐則過而秦則不及得其中者惟吾宋也雖然置帥之方則遠過於前代而制兵之術吾猶有疑焉可

者自漢及唐或開屯田或置府兵使之無事則耕而食而民猶且不勝其弊今屯田蓋無幾而府兵亦已廢欲民之豐阜勢不可也國家治平日久民之趨於農者日益衆而天下無萊田矣以此觀之謂斯民宜如生三代之盛時而乃戚戚嗟嗟無終歲之蓄者兵食奪之也三代井田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復雖然依倣古制漸而圖之則亦庶乎其可也方今天下之田在官者惟二職分也籍沒也職分之田募民耕之歛其租之半而歸之吏籍沒則鬻之否則募民耕之

蘇文

卷九

十四

以降至於大藩鎮多至四十頃下及一縣亦能千畝籍沒之田不知其數今可勿復鬻然後量給其所募之民家三百畝以爲率前之歛其半者今可取之三分而取一以歸諸吏與公使之家出一夫爲兵其不欲者聽其歸田而他募謂之新軍毋黥其面毋涅其手毋拘之營三時縱之一時集之授之器械教之戰法而擇其技之精者以爲長在野督其耕在陣督其戰則其人皆良農也皆精兵也夫籍沒之田旣不復

鬻則歲益多田益多則新軍益衆而嚮所謂仰給於斯民者雖有廢疾死亾可勿復補如此數十年則天下之兵新軍居十九而皆力田不事他業則其人必純固朴厚無叫呼衡行之憂而斯民不復知有餽餉供億之勞矣或曰昔者歛其半今三分而取一其無乃薄於吏與公平乎曰古者公卿大夫之有田也以爲祿而其取之亦不過十一今吏旣祿矣給之田則已甚矣況三分而取一則不旣優矣乎民之田不幸而籍沒非官之所待以爲富也三分而取一不猶愈於無乎且不如是則彼不勝爲兵故也或曰古者十一而稅取之薄故民勝爲兵今三分而取一可乎曰古者一家之中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田與追胥竭作今家止一夫爲兵況諸古則爲逸故雖取之差重而無害此與周制稍甸縣都役少輕而稅十二無異也夫民家出一夫而得安坐以食數百畝之田征徭科歛不及其門然則彼亦優爲之矣

蘇明允蓋憤當時兵養於官或承五代銀鎗

之後多鴛鴦不可制欲括當時職分籍沒二

田以倣古者井田出兵一乘以附寓兵於農
之意而今天下既無職分籍沒之田不可爲
訓也

蘇文

卷九

十六



附志

之意而今天下既無職分籍沒之田不可爲
訓也

謂田制也。田之制，良爲復古之一端，而惜乎其難行。不料其限田之制，良爲復古之一端，而惜乎其難行。齊民要術也。富男多，亦曰大業，其田制，亦良爲復古。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廬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

蘇文

卷九

一七

一之爲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樂，常若擢筋剝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獲，無有一人違其

此一轉欲抱
前古之樂而
今之怨似不
秋

痛切

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千富疆耕者日食其半以至千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于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疆之利猶且不可而况富疆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嘆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况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嘆嗟憤

蘇文

卷九

十八

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飢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

愚於此惟歸之郡縣之吏

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伏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為而不為以是為恨吾又以為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

詳井田如
畫有入之文
如此

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

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

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

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

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

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旣爲井田又必兼備溝

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

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十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

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

蘇文 八卷九 十九

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

畛者十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

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爲也縱使

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歸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

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

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

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呼亦已迂矣井田

成而民之歛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

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

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

因遂中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

適得脫洒

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爲而其實便於
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

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

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

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

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

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

蘇文 八卷九

二十

田也縱不能盡如此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

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

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

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

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

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

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

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

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于朝廷下令于天下不

此說亦不可
行蓋後世隱

蘇文

表也

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
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記說王遵岩曰此等皆是有用文字深透世故賈

彭鼂之亞也

院記

繹案格議論有一段風致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
也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居爲自欺且爲欺天蓋君子
恥食其食而無其功恥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

宋大家蘇文公文抄卷之九下之識而已耳天之畀

宋大家蘇文公文抄卷之十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記說引叙

彭州圓覺禪院記

蘇案格議論有二段風致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不樂不樂而去。爲自欺且爲欺天。蓋君子恥食其食而無其功。恥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已耳。天之昇

蘇文

八卷十

一

以身一段行
交並空中色
和

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我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以心且不。能馭其形而況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來天下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爲言。故莫徒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毀其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來而接之以禮。靈師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絕於其教。嗚呼歸爾。父子復爾。室家而後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宜于天下。傳曰人臣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

楚也。雖不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爲愈。予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爲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爲子道其先師平澗事，與其院所得名者，請予爲記。予嘉聰之不以級其師悅予也，故爲之記。曰：彭州龍興寺僧平澗，講圓覺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澗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於保聰。聰又合其隣之僧屋若干於其院，以成是爲記。

蘇文

八卷十

二

張益州畫像記

詞氣嚴重極有法度益州常稱老蘇似司馬
子長此記孫子長之後殆不多得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乎野無居人
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
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
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能爲處之文
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
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

蘇文

八卷十

二一

屯軍撤守偏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

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

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省陽蘇洵言於衆曰

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

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

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

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泊然而退無矜容

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繫以生惟爾父母

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

此服得妙老
蘇是蜀人故
此一轉尤難

此兩三轉尤
妙

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
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礎斧令於是民始恐以其父母
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
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
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
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
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
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
爾心爾歿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
蘇文 卷十 四

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

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

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

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

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

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

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

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稱公○文○盡○之○武○

大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

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
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
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
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
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始始。
閨闈閑閑。有童哇哇。亦旣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
禾麻芄芃。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
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
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

蘇文

八卷十

五

公像在堂。

唐荆川曰此文二段二項敘事二項議論

木假山記

即木假山看出許多幸不幸來有感慨有悲
度凡六轉入山末又一轉有百尺竿頭之
不意

木之生或彘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
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
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
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
射齧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爲好事者取去彊之

蘇文

八卷十

六

以爲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潰如

此一轉更妙

此者幾何不爲好事者所見而爲樵夫野人所薪者
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

此等轉折極有

三峯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彘而不

神力

殤拱而不夭任爲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
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爲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
湍沙之間而不爲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
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
而又有有所感焉非徒愛之而又有有所敬焉予見中峯

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

蘇文

卷十七

七

蘇氏族譜亭記

此是老蘇借譜亭諷里人并訓族子處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
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
家鄉人有爲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
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修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
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
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浴稍遠者至
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隣里也乃作蘇氏族譜

蘇文

八卷十

八

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族約似卷而尺既而告之曰凡
在此者死必訃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
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誦讓也
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于亭其老者顧
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隣風俗之美矣自吾少
時見有爲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仇物焉慄然
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
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
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爲害也深自斯人之族

其兄之遺孤子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悌之行缺。自斯人之爲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謹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爲賢也。而廉恥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慙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爲之其輿馬赫奕。婢妾倩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詐修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告族人焉。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者。顯無過吾門也。子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爲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內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名之庶。其有悔乎。子曰。然。乃記之。

蘇文

八卷十

九

名二子說

字僅百而無限宛轉無限情思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
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餘也
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
什馬斃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
矣

按此老泉所以逆探兩公之終身也卒也長
公再以斥廢權而能免而少公終得以遺老

蘇文

卷十

十

自解脫攸攸卒歲亦奇矣

次與老泉

公終以遺老

天

自溫發而思不又壽長壽春微而之間雖平吾味

天下之事莫不由辯而善車之良遊不與溫發然思

雖阻乎本其其論矣車游游乎其間公之不長則

論醉蓋神言春風乎車而神遊其無所吾知矣夫

中於百而論則矣神遊則神思

卷十

仲兄文甫說

風水之形人皆見之老泉便描出許多變態

來令人目眩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予可無爲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滄澗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

蘇文

卷十

十一

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知馳徐而知緬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磅礴洶涌號怒相軋交橫網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瀆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索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蹈跳者如

又借二物形
容又不相深

看此一說文
字地位才高

今又說說
不說一說說

鷺。鷺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
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

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

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

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

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

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

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

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為賢。不

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為口實。嗚呼。此不

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文以類聚。非不文矣。而不可不為。自然之美。夫天

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

文。而不論。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

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

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

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

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

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

蘇文 八卷十

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文有生色直當與韓昌黎送殷員外等序相

伯仲

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羣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後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後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悟摧折復學又數年遊京

蘇文

八卷十

十三

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問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爲文中心自慙又聞

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爲天子出使萬里之外疆悍不屈之虜庭建大

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爲兒

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怪吾於

昌言獨自有感也大丈夫生不爲將得爲使折衝口

舌之間足矣往年彭任從富公使還爲我言曰既出

境宿驛亭聞介馬數萬騎馳過劔槊相摩終夜有聲

議論簡嚴情事曲折其氣格天畧從公穀來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
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于
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
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
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
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可書者何也詳吾之所
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
蘇文

八卷十

十五

以上假問答
以見其詳中
之意

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
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
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
服治乎衰而至於總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
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
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
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
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塗人者勢也勢吾無如
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

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

結好詩調古

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為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為戚欣。兄弟之情。如足于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曰。祝融以罪

謀其後。為司馬氏。而其弟矣。國為火。正吳而生。味

蘇文

八卷一

十六



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

且于手。其誰幾何。姊不臥。誰幾何。弟也。兄弟其

世之終。不臥何人。姊孤而坐。不為知。知及。弟之謂也。

之。以。精。曰。吾。父。之。子。今。為。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

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

敘事文字法度恰好夫畧本史遷自敘中來
蘇氏之先出於高陽高陽之子曰稱稱之子曰老童
老童生重黎及吳回重黎爲帝嚳火正曰祝融以罪
誅其後爲司馬氏而其弟吳回復爲火正吳回生陸
終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樊爲昆吾次曰惠連爲參胡
次日鏡爲彭祖次曰來言爲會人次曰安爲曹姓季
曰季連爲羊姓六人者皆有後其後各分爲數姓昆
吾始姓巳氏其後爲蘇顧溫董當夏之時昆吾爲諸

蘇文

八卷一

十七

侯伯歷商而昆吾之後無聞至周有忿生爲司寇能
平刑以教百姓周公稱之蓋書所謂司寇蘇公者也
司寇蘇公與檀伯達皆封於河世世仕周家於其封
故河南河內皆有蘇氏六國之際秦及代厲其苗裔
也至漢興而蘇氏始徙入秦或曰高祖徙天下豪傑
以實關中而蘇氏遷焉其後曰建家於長安杜陵武
帝時爲將以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其後世遂家於
其封建生三子長曰嘉次曰武次曰賢嘉爲奉車都
尉其六世孫純爲南陽太守生子曰章當順帝時爲

冀州刺史又遷爲并州有功於其人其子孫遷家於
趙州其後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焉味道聖曆初爲
鳳閣侍郎以貶爲眉州刺史遷爲益州長史未行而
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蘇氏故眉
之蘇皆宗益州長史味道趙郡之蘇皆宗并州刺史
章扶風之蘇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內之蘇皆宗司
寇忿生而凡蘇氏皆宗昆吾樊昆吾樊宗祝融吳回
蓋自昆吾樊至司寇忿生自司寇忿生至平陵侯建
自平陵侯建至并州刺史章自并州刺史章至益州

蘇文

八卷十

十一

以上數百年
宋錄之緒
定錄

長史味道自益州長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
皆不可紀而洵始爲族譜以紀其族屬譜之所記上
至於吾之高祖下至於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
之子曰嗚呼高祖之上不可詳矣自吾之前而吾莫
之知焉已矣自吾之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
廣之可以至於無窮蓋高祖之子孫家授一譜而藏
之其法曰凡嫡子而後得爲譜爲譜者皆存其高祖
而遷其高祖之父世世存其先人之譜無廢也而其
不及高祖者自其得爲譜者之父始而存其所宗之

以下並宗禮
宗子之法
而詳次之極
明也

譜皆以吾譜冠焉。其說曰：此古之小宗也。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者，公子及士之始爲大夫者也。別子不得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故曰：繼別爲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大宗死，則爲之齊衰三月。其母妻亡亦然。死而無子，則支子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

蘇文

卷一

十九

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故曰：繼禰者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易宗。其繼禰者，親兄弟宗之。其繼祖者，從兄弟宗之。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死而無子，則支子亦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其法皆從小宗。凡吾之宗，其繼高祖者，高祖之嫡子。祈祈死無子，天下之宗法不立，族人莫

以下詳其譜

高祖而下

克以其子爲之後是以繼高祖之宗亡而虛存焉其
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子宗善宗善之嫡子昭圖昭圖
之嫡子惟益惟益之嫡子允元其繼祖者祖之嫡子
諱序序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其繼祖者祖之嫡子
澹澹之嫡子位曰嗚呼始可以詳之矣百世之後凡
吾高祖之子孫得其家之譜而觀之則爲小宗得吾
高祖之子孫之譜而合之而以吾譜考焉則至於無
窮而不可亂也是爲譜之志云爾

蘇文

八卷十

二十

宋大家蘇文公文抄卷之十取之宗年而並次

